前情提要：孙悟空转世而成的飞龙郡主经历奇险，在异人玉晨奴的帮助下寻获异宝。正当飞龙郡主帮玉晨奴闭关打坐，脱形化体之时，却不料心魔侵入，两人遂大行男女云雨之事……! \_2 }6 k. D. j$ F: Y\* J  
, ~1 W' L2 g5 j\* U  
****第二十一回  贪嗔痴爱恶欲　皆集灭道      眼耳鼻舌身意　还自在观**5 H\* h$ y- A( m7 W' U\* c**  
) x\* X: M3 ?7 J4 V% y  
却说飞龙和玉晨奴直绸缪到第六日子夜，方才醒觉。二人面面相觑，相对着一声苦笑。彼此心里一阵悲酸，双双急晕过去。等到二次醒转，飞龙在榻，猛听耳边玉晨奴低声相唤。睁眼一看，玉晨奴正两眼含泪， 跪在榻前相唤。/ q2 \_, D% K( D; Y  
  
飞龙见他神情焦虑，也甚怜惜。闭目想了想，倏地起身将他拉起道：  
. Q' S' ?6 G( O: w0 c  
“这事不怨你，都怪我自己不好。如今错已铸成，无可挽救。少时便到出关时候。艾师兄见我这次助你解化，敢是已然不悦，如知我二人经过，岂不大发雷霆？你比我道行较深，须想套言语遮盖才好。”  
7 I; p6 e0 y# p+ {) H$ x  
玉晨奴叹道：“此乃前生注定魔孽，无可避免。但是这法坛业经行法封闭，那外魔纵然厉害，怎能侵入？想起小奴坐功正在吃紧的当儿，三阳六阴之气已经透出重关，呼吸帝座，眼看真元凝固，骨髓坚凝，内莹神仪， 外宣宝相了，忽然阴风侵体，知道中了旁人暗算，将魔放进。此事别无他人敢为，说不得又是艾道兄搞的玄虚了。 ”# F$ S  J9 ?7 a( ~( U4 r  
# j: V' {3 o% S  
飞龙不豫道：“艾师兄害你不说，怎连我也害在其内？想来他不是有意为之，怕是病体初愈，寻我二人不得，误用法术冲撞法坛，放进外魔。事有数运，你我出去以后，当好言宽慰艾师兄。”玉晨奴诺诺答应。  
  
两人收了禁法，将坛开放。一阵烟光散处，守在亭外的艾真真已看见，晶亭内两边榻上，一边坐定飞龙，一边坐定一个赤着上半身的美少年，不禁火冒三丈。- R  D) o5 c5 L4 ^% k/ I6 p7 U8 l+ `# q  
) h+ E3 B$ a$ H0 W  
飞龙与玉晨奴忙忙诉说原委，艾真真听后大怒，当头一掌，玉晨奴及时举起单臂相抗，两掌一交，极强力道轰地一声，震爆周遭草木，玉晨奴被震得往后倒跃，稳住身子。艾真真也已站稳，喝道：“今日你我誓分个高下出来！”) A, e; a- j7 ^# z; j  
  
艾真真掌气刚猛，便往玉晨奴当胸袭到，玉晨奴不敢硬接，往后一仰，反手一指，一道尖刀似的真气直贯出去，震得艾真真踉跄而退。\* e- r0 u' Z3 {& v  U  i  
! h+ b+ p% L\* k; H9 `" `  
艾真真衣袖挥扬，玉晨奴的穿石指咻咻有声，所射之处，艾真真的衣袖片片穿破。两人一个挡一个攻，互有进退，快不可当。这两个一场好杀，正是：  
\* s7 {$ o4 ?% ~- c8 {7 l, ]  
齐斗勇，两不良，咬牙锉齿气昂昂。  
播土扬尘天地暗，飞砂走石鬼神藏。) \_" A( V5 \_1 v. y( m  
这个说：“你骗我爱侣罪该死！”那个说：“我救你性命惹灾殃！”  
言村语泼，性烈情刚。  
拳来掌往齐努力，有些松慢见阎王。  
  
两人的身形动得极快，斗成了百头千臂一般，间不容发。飞龙目不暇给，看得眼花缭乱。3 Q6 z/ x' K3 I! h7 P8 P1 K0 C, O  
  
飞龙专心凝神，认准了两人的动向，高呼“你们二人莫要斗了”，想扑上前去解斗，不知为何却突然间眼前一花，胸口一凉，但觉狂涛般的真气往自己胸腹压至，势不可当，身子已然飞起，碰地一声便摔倒在一块巨石上，胸腹热血翻涌，头昏眼花，一口腥红差点喷了出来，强行忍住，知道伤了经脉。  
  
原来艾真真与玉晨奴两人以真气相斗，周围充满了两人攻守而出的真气，已有如一张气网，坚不可当。飞龙被气网所弹飞，而受了巨创。  
) C1 X# t( I- C+ K/ n  b  
两人见飞龙受伤，疾忙罢手不斗，都赶到飞龙身边。这个款曲周至，那个嘘寒问暖；一个为飞龙裹伤，一个赶紧送上灵药。  
  
飞龙见两人怒目而视，大有继续拼个你死我活之意，还要逞强劝解，才一提真气，便惊觉身子一软，全身经脉一点真气都没有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  V5 A, l# b8 x  
  
正当闹得不可开交之际，忽听得一句：“善哉！肉体化顽石，仇戾结善果。”3 S, g4 h! P& X  
+ ?% u( i" u3 j' B  
接着又是一阵电光剧闪，就在那强光一闪的瞬间，飞龙、艾真真与玉晨奴竟化做三具石像。一个黑影倏忽而至，卷走了三具石像。海底再也无动静了。1 F4 f$ v/ ^4 q7 P# G2 C) s" \_/ ?8 G  
5 f4 X; R! R5 C( A9 Q4 S( v1 l6 z  
待到飞龙回过神来，有点茫然，方想寻找两位情侣，才惊觉眼前竟是高阶朱梁，金碧辉煌，竟似在一座华宫当中。身边不知如何地，站着一位少年，少年体态如柳，锦衣华服，手中还持着一朵盛开的红花，娇艳的红花与雪白的俊脸相衬之下，有如一幅美人图般动人，却又透出一股威严气象。  
\* @) c1 D( z# Z6 @  
飞龙惊问道：“不知尊驾是谁？”: m! K' A\* B7 Q+ [( v1 `' k  R  
  
那少年展眉笑道：“你连我也认不得了，我非别人，乃你梦中之师，西天自在逍遥王是也。”  又取笔大挥道：\* m3 H2 d3 J0 g+ v( I. H  
. K8 \_( b8 H; f+ `6 e3 [  
一拳打倒三清李，一脚踢翻九品莲。  
独立须弥最高顶，扫尽三千儒圣贤。5 \_4 S3 P& y# A& U' b  
& }6 y. ]& o' e, r  
飞龙听了，忙拜了三拜，道：“弟子不知师尊大驾光临，惶恐惶恐！师尊将三教一笔抹杀，真乃大雄也！不知此处是何地？”  
& X: R# f- l  \& ^# A  
逍遥王微笑道：“此非别地，乃是我行宫中太幻楼是也。”  
$ f\* ?, j/ o- K1 V5 Z- y( ^  
飞龙依稀觉得曾听过此地，又记不真了，便再问道：“请教师尊，我因何到得此地？”; e7 O3 P4 f  r4 e' h1 K  
  
逍遥王微微颔首，道：“我观汝劫难已满，经脉却损，不便跋涉，便让汝师秭以化石秘术制住你之躯体，带到此地修行也。”6 q\* w7 u9 ]1 }0 J8 R9 U  
2 n2 z$ j7 G: J" H% v. t  
飞龙慌忙问道：“则我那两个道兄何在？”  
1 K\* j5 O, E0 k9 t, E# x  
逍遥王大笑道：“你这妮子，一入人间，触动情欲，便引出这等事情来！那艾真真、玉晨奴，皆是我本体的元神三分而已。我之秘法，气化分身，非但有形有色，然且有思有识，莫说瞒得过你，便是那西方佛老亲至，也识不得也。”  
  
只见逍遥王身子一抖，身前竟现出艾真真、玉晨奴两人来，两人一见飞龙，俱是面有喜色，一个唤“师妹”，一个喊“主人”。但听得双掌一拍，两人又化作一股清气，归于逍遥王之身。  
7 V" x  N+ j$ z$ u  
见飞龙面容怔忡，若有所思，逍遥王喝道：“你这妮子如何不开悟！敢问汝父母亲族之仇报得否？”  
  
飞龙方才省悟过来，哭拜于地，泪如雨下。逍遥王伸手将飞龙扶起，笑道：“我授予你之天书、神箓，可修行熟练否？”0 h: M1 \9 X  {1 i6 T/ t/ h  
  
飞龙惶恐道：“原来这些尽是师尊恩泽，徒儿感恩不尽！请教徒儿现今之本事，足可复仇么？”  
1 }; i% v5 n4 y6 O  
逍遥王笑道：“汝之本领，现前要擒捉那龙马，倒也足够了。但要与那孙行者颉颃，远远不够。他有那大闹天宫的本事，岂是汝如今能到得的？”伸手向口袋中取出一粒桂圆大的丹药，金光耀目，香气扑人，拿在手中递与飞龙道：“你既要想报此深仇，倘然苦坏身子，反是误事。我有丹药一丸，你且吃了，与你易过筋骨经脉，即在此间缓住几日，侍我慢慢授你本事，使你报仇可好？”  
  
飞龙听了，正中下怀，急问师尊：“此语可是当真？”  
; D( ]7 }: t. B" b1 \_8 C1 q# b  
逍遥王道：“谁来哄你。”  
0 L0 ^7 M0 U4 m% @0 m% |  
飞龙顿时止住了哭，翻身拜了八拜，感谢恩师，将丸接来纳入口中，觉有一股香气直透入泥丸宫，回到丹田穴内而去。少停，觉得手足酸麻，坐立不安。  
\* o' c1 f" N+ ?( D) }\* P# ~' p  
逍遥王道：“你既服此丹药，即须身子作热，快些起来入房安息，休再悲伤。”  
  
飞龙道：“谨遵恩师吩咐。”遂勉强挣扎进房，昏昏沉沉的倒头便睡。直到半夜方醒，身上热得浑如火炭一般，翻身时骨节之中格格作响，一连三日三夜，精神恍惚，茶饭不思。1 e8 n: n# M7 j  {. g' E% W. b' g  
  
到第四日早上，逍遥王进房问：“服药后身子如何？”6 v  {/ A& A- u5 n. M5 \_3 W! \( I  
  
飞龙伏在枕上诉了一番。逍遥王道：“你服的名换骨丹，吃了下去浑身三百六十骨节一节节皆须换过。你先吃些酒食，好洗你身上的凡尘。”5 \_) K+ Z  G( J$ b/ N% y  
; w- k: K5 k1 v, Y  
说罢，遂于腰间解下一个小葫芦来，揭开盖子，斟一杯酒与飞龙道："这酒是收取津液甘露制造的琼浆。"( Q6 h+ h( Z# D, t# Q  
: a( t9 s" l) A, j0 F# R\* h  
飞龙呷一口，但觉一股清香，直透肺腑，却不狠醇。逍遥王促令饮干，又斟上一杯，又指着一盘如藕粉一样的道："此名玉髓，食之令人体轻。"叫飞龙成盘吞下，觉一股鸿蒙之气直透丹田，肠胃为之洞澈。再指一盘说道："这就是赤肉，食之不觉饥饿。"令其尽数啖食。见飞龙酒又干了，随即斟上一杯。% J& Q9 c; [\* w  z% s8 k  
) ^- W% x: S( S0 c! |  o( k; f3 H/ i; C  
飞龙见第三盘紫莹莹的，不知何物，逍遥王已知其意，乃指道："这就是紫芝，与蟠桃功力相似，吃了便永不作渴，你可尽量吃完了他。那第四盘，乃是月华，须待你今晚用下工夫再吃。"8 E( i1 ^4 i& \  
) |9 m; E7 U) u$ E6 R  
飞龙道：“不知师尊要我用何种功夫？"1 P& @  S: ~2 E" q5 z/ S  
  
逍遥王道："我在此等候，预备下仙果，教你坚牢躯壳，巩固淫根，得修真道。你心懵懵，岂非有负为师期望么？"  
4 q, a, Y( d) {6 j1 m7 W" N  
飞龙惊道："食此仙果，或能坚牢躯壳，但神仙之道，俱要断绝情欲，洗伐淫根。师尊之真道为何要巩固淫根？"  
$ U+ a5 w5 d\* l3 U# {  
逍遥王大笑道：“汝观自身，觉得自己是神仙否？是凡人否？”飞龙默然。3 d0 x" C: t# d6 f8 A8 D  
& \_3 Z  u& u1 w" u$ b2 x& }  
逍遥王道：“汝既为妖身，自当修魔道。魔性好淫，本不禁男女之欲，自我掌握权柄之后，便能与三清、如来鼎立称雄。须知我之道力，来自悦乐。魔心入我，故有情爱之乐、食色之欲、浮华之志，凭心魔为动，逐荣华富贵，能不死长生。魔心使我快乐，魔本亦快乐，故魔无忧愁，无困惑。魔心令我痴，魔心使我嗔，魔心让我贪。痴就是执，人执则坚持不懈。嗔就是火，心嗔则雄若烈火。人知愤知怒，不违心性，可以长生。我贪故有德，功德在心，贪无所忌，所贪皆所应得。贪不违德，则贪无止尽。无忧无愁，为所欲为，心无负担，所以无病无痛，与天齐寿。诸般乐事，以情爱为首。大抵女子先销魂而后失精，男子先丧精而后销魂，所以男女媾精，自始至终，皆有趣味。然男子以妇人好淫为乐，而妇人亦以男子善淫为乐。男子善淫，则女子之乐更深一层。女子好淫，则男子之乐更超一等。其乐有不可思议者。我若不涉邪淫，则是行佛老之道，能不受制于彼耶？”  
- B\* c8 R% \: V! ]; c- z' U+ S  
逍遥王略顿一下，又道：“更何况释道两家，岂真能断绝情欲，洗伐淫根？道经有云：‘乾道成男， 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’，又云：‘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’，这是何意？又云：‘水东流云西归，阴养阳气微，微玄精滋液，阴阳施化，万物滋生，天覆地载，长在我身’，岂非不知情欲者所能言！”  
) q1 ~' S8 H9 {5 P  
“汝观那佛经有云：‘离欲调世间未为清净法，云何清净法谓大欲大乐’，又云：‘时金刚藏菩萨重白佛言。世尊如是空智云何而有血脉之相。佛告金刚藏菩萨。彼血脉相有三十二种。是名三十二菩提之心。又此漏法于大乐处总有三种。谓罗罗拏辣娑摩阿嚩底。罗罗拏者即胜慧自性。辣娑拏者谓善方便。阿嚩底者是中说。离能取所取。又此三种即是住持不动清净智月’。此乃密宗修持体瑜伽之法，所谓罗罗拏，为女脉也，辣娑摩为男脉也，阿嚩底即是中脉，男女二脉于焉相合，是大乐之居所也。实则女子之卵与男子之精结合，菩提心沿中脉上行，最终达致解脱，成佛之大乐境界也。”  
  
逍遥王最后朗声道：“采补之法，调御之根，阴阳之术，万法之源。其中有宇宙之大玄妙，不可不知也。”( O( h9 n) u3 B  
2 u# ?! n6 I! O. E' `3 v  
飞龙听了，再拜伏道："师父教导的是。今蒙指迷，却要如何行功，可以巩固淫根呢？"  
  
逍遥王用手往后一指道："我这丹房内最好，你自去坐罢了。"! `$ W. d; U) p' l  
  
飞龙走入丹房一看，也有个石床，床前就是丹炉，炉中尚有火焰，似乎炉中有丹炼着。  
  
飞龙心上想：我且依着打坐，看有何奥妙。遂偏着丹炉，就闭目敛气的坐着。8 e- e6 d$ u, b. \_. v% x  
  
逍遥王却不进来，像也在外间打坐。飞龙坐了半夜，也未见功效。将及子时，觉得丹炉里火焰上冲，飞龙偶然吸气，那火焰也随气冲入鼻孔，直入胸膈，转下凡田，略觉一停，又从子宫、尻尾骨反冲上脊骨，入于脑后，仍由鼻孔而出。觉得浑身温暖异常，而子宫内，忽然有似乎欲火如炽。其意方动，而炉内火焰复起，又冲入鼻孔，照前直下子宫，在内旋转一回。其旋转时，彷佛于人交媾，畅美不可言，阴精大泄。再一旋转，又从尻尾骨透入脊梁，仍由脑后贯于鼻孔中出来，身子更觉爽然。少停，淫心复炽，其火焰也随念而入，此番较前两次更久，浑身节骨无节不到，仍由鼻孔而出。被火焰运了三次，甚觉困倦，意欲睡下，意念方兴，气从胸膈间突然一下，忽觉浑身一凉，如入冰窖，毫无困倦之意。  
  
忽闻逍遥王在外间道："可矣，须将月华吞下。你以后之淫欲，从此勃发矣。得我三昧真火，蒸炼你之身体，从此坚矣。然后可以得近真诠。"飞龙此时心地空明，异于昨日，遂将月华吞下，即四体投地，拜谢了，并求其传授法术。逍遥王道："以下俱容易了。"当将真言，一一教授。金章秘诀，莫不尽传。飞龙性灵透彻，诸多领会。, D9 f# N! m% k6 I  
  
逍遥王又命宫人在飞龙闲时引着四处游玩。但见这行宫精工华美，穷极天下之巧。外边远望，只见楼阁高低相映，画栋与飞甍，隐隐勾连。或斜露出几曲朱烂，或微窥见一带绣幕，珠玉的光气，映着日色，都漾成五彩。乍看见，只道是大海中蜃气结成，决不信世间有此。到了里边，一发稀奇，正殿上花榱绣桷，不要说起。转进去到了楼上，只见幽房秘室，就如花朵一般，令人应接不暇，前遮后映，各有一种情趣。这里花木扶疏，那里帘栊掩映。转过去，只有几曲画栏，依依约约，折转来，早斜露出一道回廊。走一步，便别是一天；转转眼，就另开一面。前轩一转，忽不觉就到了后院。果然逶迤曲折，有愈入愈奇之妙。况又黄金作柱，碧玉为栏，瑶阶琼户，珠牖琐窗，富丽无比；千门万户，回合相通。人若是错走进去，就转一日，也莫想认得出来。真个是天上少，世间稀，古今没有。  
; F' R% j! ^; d3 s$ h\* N  
逍遥王又随将手望空一招，天上飞下个淡黄色的雀来，背上负着件东西。飞龙看时，是个素锦袱，内有一领朝衣，乃是天孙织的，名曰开辟一炁天衣。有词为证：& q0 w+ ]6 c  ?( B( `7 U0 N  
  
此丝不是冰蚕丝，不是鲛人丝，乃是一炁之缕，似丝非丝，此色不是丹青色，不是点染色，乃是五彩之精，非色似色。闪动处日月争辉，飘举时烟霞失态。戥称只好重三铢，手握只堪盈半掬。六六三万六千道光华，正看侧看，虽然天眼不分明；八八六千四百样花纹，有相无相，即有如来难说法。  
\* c  s8 O  @) R# N  
逍遥王就与飞龙穿上，诸宫人莫不称羡。  
  
逍遥王又在飞龙所居的楼殿上铺了四副宝帐，都是象床雕枕，绣褥锦茵，百般奇异服饰。在内又起四个美名，第一帐叫做散春愁，第二帐叫做醉忘归，第三帐叫做夜酣香，第四帐叫做延秋月。又叫宫女将上好的水沉香、龙涎饼，四角上烧将起来，烟气霏霏，外边望着就像云雾氤氲之状。  
. z) R4 C% h\* M  x0 m  
飞龙自修行了逍遥王所传道法后，欲火时腾，实难久耐。每见逍遥王，便想起与艾真真、玉晨奴云雨缠绵之乐事来，却碍于师徒名分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  
  
这一日，逍遥王又到飞龙居所，飞龙慌忙取了一只碧玉瓯子，香喷喷斟了一瓯龙团新茗，将一双尖松松的纤手，捧了送与师尊。逍遥王吃了半杯，剩半杯与飞龙，说道：“你不吃，单叫余吃，有甚意趣？”飞龙笑着吃了，又斟一杯奉与逍遥王，说道：“这一杯却不单了。”逍遥王笑道：“你也吃一杯，才算不单。”二人说说笑笑，倒吃得十分有趣。  
3 c: V0 k, Y, w4 K) c8 b8 |8 N5 E$ u  
二人欢饮多时，不觉天色昏暗。左右掌了灯来，把琐窗闭上。逍遥王被飞龙脂香粉嫩在怀中偎倚了半日，情兴荡漾已久，再吃到醺醺之际，遂抱了飞龙，低低说道：“我与你同去睡罢！”飞龙欲壑难填，见师尊调戏自己，再也把持不住，便含笑说道：“这里睡不打紧，恐怕误了师尊别处的好受用。”逍遥王笑说道：“这里的受用难道不好？”遂不吃茶，走起身来，竟不进寝房，携了飞龙，到一小车前。飞龙以为乘车去闲耍，随走上车儿。却不知车里装有机关，一经发动，早有许多金钩玉轴，将飞龙手足紧紧箍住。5 N2 u0 J) Z7 Y2 W) X/ T  
8 R- V1 y/ f/ ?8 ^9 P  
逍遥王看了笑道：“有趣有趣，今日不怕你一个筋斗走上天尽头矣。”随将手来解衣。飞龙先犹不知，见逍遥王来解衣，忙伸手去搪，哪里动得一毫？方才慌起来，只叫师尊可怜。9 [8 B9 I# ^3 ?\* s" p6 s  
# n" H! \_  g: m' D- T% c! I2 ?  
逍遥王笑道：“此亦修炼之要途也。”飞龙含颦带笑，一段痛楚光景，就像梨花伤雨。软软温温，比此前在生死关头时，更觉可人。怎见得？  
$ u+ ^! G( \_  ?- a3 x5 B  
但见：" G0 Y1 }0 Q& ]- B  I  
心惊香玉战，喘促乳莺低。  
红透千行汗，灵通一点犀。\* ~5 F/ {3 \_; d! A/ T8 V: c  
虽生娇欲死，带笑不成啼。( W; q( a) o0 g' p1 M" T  
谩惜花揉碎，蜂痴蝶已迷。  
  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